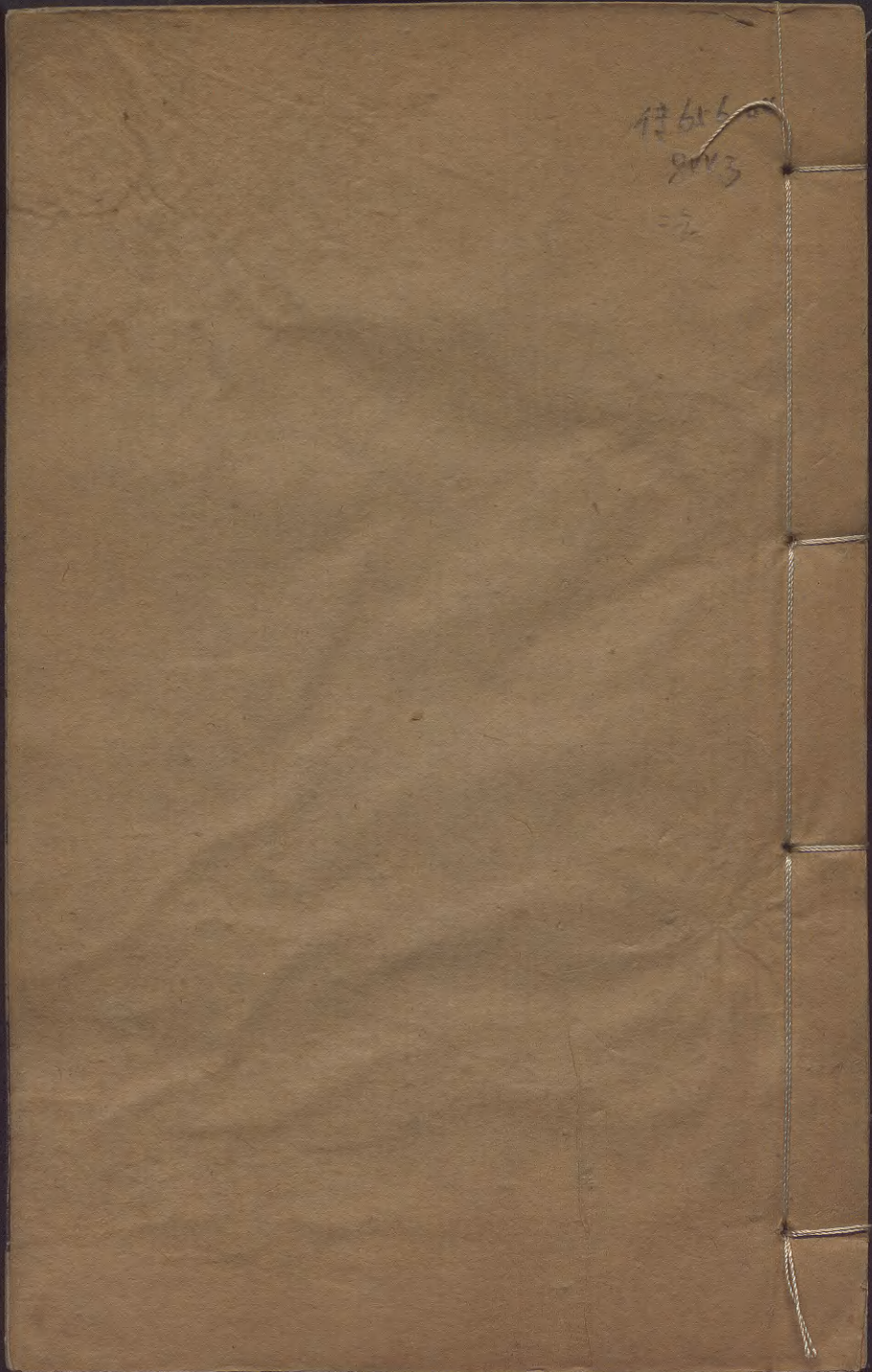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17614  
8003  
=2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朱子年譜卷之二上

王懋竑纂訂

淳熙二年乙未四十六歲夏四月東萊呂公伯恭來訪  
近思錄成

〔文集〕書近思錄後云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  
自東陽過余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  
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闊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  
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  
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  
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



大畧皆粗見其梗概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東萊呂公跋近思錄旣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氏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

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旨若乃厭卑近而驚高遠躡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文集答呂伯恭書云近思錄近令抄作冊子亦自可觀但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論性之類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爲首章却非專論道體自合人第二卷作第又事親居家事直在第二段



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草卷附呈不知於尊意如何第五倫事闡範中亦不載不記曾講及否不知去取之意云何因來告諭及也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爲佳千萬勿吝也乙未八月又答呂伯恭書云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已上呈恐有未安却望見教所欲移入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丙申答張敬夫書云近思舉業三段及橫渠語一段并錄呈幸付彼中舊官屬正之或更得數字說

破增添之意尤佳

丁酉

答呂伯恭書云欽夫寄得所刻

近思錄來欲添入說舉業數段已寫付之不知渠已

去彼能了此書否耳

戊戌

語錄脩身大法小學備矣義

理精微近思錄詳之

李閔祖

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

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

陳淳

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

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

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

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

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害十四聖賢



氣象

蕭振

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

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又曰且熟看大

學了卽讀語孟近思錄又難看

葉賀孫

近思錄首卷難

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於後正謂

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却不

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遊心

楊道夫

看近思錄若

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卷第三卷看起久久後

看第一卷則漸曉得

王過

偕東萊呂公至鵝湖復齋陸子壽象山陸子靜來會

年譜東萊歸先生送之至信州鵝湖寺江西陸九齡

子壽九淵子靜及清江劉清之子澄皆來會相與講

其所聞而子壽子靜自執所見不合而罷其後子壽

頗悔其非而子靜終身守其說不變附象山年譜淳

熙二年乙未呂伯恭約先生與季兄復齋會朱元晦

諸公於信之鵝湖寺復齋詩云云元晦歸三年乃和

此詩朱亨道云鵝湖講道誠當今盛事伯恭蓋慮朱

與陸猶有異同欲令歸於一而定其所適從伯恭蓋

有志於此語自得則未也臨川趙守景明邀劉子澄

朱子年譜卷二十一

四粵雅堂叢書



趙景昭景昭在臨安與先生相款亦有意於學又曰  
鵝湖之會論及教人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觀博覽而  
後歸之約二陸之意欲先發明人之本心而後使之  
博覽朱以陸之教人爲太簡陸以朱之教人爲支離  
此頗不合先生更欲與元晦辨以爲堯舜之前何書  
可讀復齋止之趙劉諸公拱聽而已象山語錄呂伯  
恭爲鵝湖之集先兄復齋謂某曰伯恭約元晦爲此  
集正爲學術異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鵝湖之  
同先兄遂與某議論致辨又令某自說至晚罷先兄

云子靜之說是次早某請先兄說先兄云某無說夜  
來思之子靜之說極是方得一詩云孩提知愛長知  
欽古聖相傳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築室未聞無址忽  
成岑留情傳註翻榛塞著意精微轉陸沈珍重友朋  
勤琢切須知至樂在於今某云詩甚佳但第二句微  
有未安先兄云說得恁地又道未安更要如何某云  
不妨一面起行某沿途却和此詩及至鵝湖伯恭首  
問先兄別後新功先兄舉詩才四句元晦顧伯恭曰  
子壽早已上子靜船了也舉詩罷遂致辨於先兄某



云某途中和得家兄此詩墟墓興衰宗廟欽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積至滄溟水卷石崇成泰華岑易簡工夫終久大支離事業竟浮沈舉詩至此元晦失色至末二句云欲知自下升高處真偽先須辨自今元晦大不懌於是各休息翌日二公商量數十折議論來莫不悉破其說繼日凡致辨其說隨屈伯恭甚有虛心相聽之意竟爲元晦所尼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陸子壽聞其名甚久恨未識之子澄云其議論頗宗無垢未知今竟如何也

癸巳

答呂子約書云陸子靜之

賢聞之蓋久然似聞有脫畧文字直趨本根之意不

知其與中庸學問思辨然後篤行之旨又如何耳

甲午

又答呂子約書云近聞陸子靜言論風旨之一二全

是禪學但變其名號耳競相祖習恐誤後生恨不識

之不得深扣其說因獻所疑也然想其說方行亦未

必肯聽此老生常談徒竊憂歎而已

甲午

東萊集與朱

元晦書云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

有立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

方之意

癸巳

文集答張敬夫書云子壽兄弟氣象甚好



其病却是盡廢講學而專務踐履却於踐履之中要人提撕省察悟得本心此爲病之大者要其操持謹質表裏不二實有以過人者惜乎其自信太過規模窄狹不復取人之善將流於異學而不自知耳乙未答王子合書云前月末送伯恭至鵝湖陸子壽兄弟來會講論之間深覺有益此月八日方分手而歸也乙未  
〔東萊集〕答邢邦用書云祖謙自春末爲建寧之行與朱元晦相聚四十餘日復同出至鵝湖二陸及子澄諸兄皆集甚有講論之益前書所論甚當近已嘗爲

子靜詳言之講貫誦繹乃百代爲學通法學者緣此支離泛濫自是人病非是法病見此而欲盡廢之正是因噎廢食然學者苟徒能言其非而未能反己就實泛泛汨汨無所底止是又適所以堅彼之自信也乙未〔南軒集〕答朱元晦書云陸子壽兄弟何如肯相聽否乙未又答書云臨川其說方熾此尤可慮乙未

秋七月雲谷晦庵成

文集雲谷記

三年丙申四十七歲春三月如婺源



年譜蔡元定從既至邑宰張漢率諸生請講書於學  
辭復請撰藏書閣記許之而以程氏遺書外書文集  
經說司馬氏書儀高氏送終禮呂氏鄉儀鄉約等書  
留學中鄉人子弟日執經請問隨其資稟誨誘不倦  
又作茶院朱氏譜序至六月初旬乃歸洪本嘗與滕璘  
遊見山水幽靜曰儼余疇昔夢中所見也問其地對  
曰名緋塘璘業也先塚在此曰故與子有神交者在  
因命作亭於其上書草堂二字與之李本文集答呂伯  
恭書云汪丈遽至於此想同此傷歎旦夕歸婺源當  
便道往哭之也 又答呂伯恭書云昨承遠訪數日  
開警良多熹十二日達婺源更一兩日遍走山閒墳  
墓歸亦不能久留也

復遠祖墓

先生展墓以遠祖制置府君兆域歲久弗修為他人  
所有乃言於有司而復其舊伐石崇土加修葺焉

文集祭汪尚書文

祭告遠祖墓文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道閒與季通講論因悟向來涵  
養工夫全少而講說又多彊探必取尋流逐末之弊



推類以求眾病非一而其源皆在此恍然自失似有頓進之功若保此不懈庶有望於將來然非如近日諸賢所謂頓悟之機也

夏六月授祕書省祕書郎辭不允秋八月復辭并請祠許之差管武夷山冲祐觀

〔行狀〕除祕書郎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時上諭大臣欲獎用廉退執政因以先生爲言故有是命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以故再辭卽從其請主管武

夷山冲祐觀年譜時上諭大臣獎用廉退之士以勵風俗參政龔茂良以先生操行耿介屢召不起爲言遂有此除先生以改官之命正以嘉其廉退之節今乃冒進擢之寵是左右望而罔市利力辭且以手書遺茂良言之時權幸羣小乘間讒毀會有言虛名之士不可用者乃因其再辭卽從其請文集辭免祕書郎狀一云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尙書省劄子并告命一道授熹祕書郎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以聖主寤寐俊傑圖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巖穴



幽隱亦弗棄遺遂使妄庸有此遭遇恩德隆重捧戴  
難勝豈敢飾詞遜避以孤獎拔之意然熹竊惟國家  
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之才選試有程未始  
輕授郎以奉守爲職雖異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  
用以處老成耆德之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  
冒寵榮不自量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  
明又況頃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  
照肺腑蓋旣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猷猷夙夜之誠而  
又知其衰朽無庸重閱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以假  
借褒嘉惠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得然天地  
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則有不可以終辭者此熹所以  
懇辭逾年而卒拜明命且復具以此意附奏陳謝其  
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蓋有皦然而不可欺者今乃欲  
因聖主前日所以假借惠養之資而遂畜緣以冒進  
擢無涯之寵則是古人所謂登壘斷而左右望以罔  
市利者不惟士夫清議有所不貸而熹之不肖亦竊  
羞之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祇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爲  
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愚分少安不勝幸甚



熹除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 辭免祕書郎狀二

答韓尚書書云區區行役前月半閒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疎之學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篤

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己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所在既以自樂閒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閒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私竊以爲是足以上



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  
往其將得以優游卒歲就其所業而無感迫之慮矣  
而事乃有大繆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  
以熹之狷介迂疎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  
矣獨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  
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者尙  
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論必有所  
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小嘲笑之資且  
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而不得成其或收之

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以爲己試不驗之書而不  
之讀矣又況今日一出而前日所斟酌辭受而不敢  
苟然之意亦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  
愛之厚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  
從臾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  
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  
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旣以辭召命而得改官  
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熹若受而不辭則  
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



以來風頹俗靡士大夫倚托欺謾以取爵祿者不可  
勝數獨未有此一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強之  
使充其數熹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  
世持清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  
門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然  
方且從容游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効則不過使  
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不能識且復  
竊自計其生平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  
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  
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  
日所報大參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  
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  
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  
之職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旣  
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牆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  
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冬十一月令人劉氏卒

年譜草堂劉公女也明年某月葬於建陽縣之唐石



大林谷名其亭曰宰如而規壽藏於其側名其菴曰  
順甯

四年丁酉四十八歲夏六月論孟集註或問成

年譜先生既編次論孟集義又作訓蒙口義既而約  
其精粹妙得本旨者爲集註又疏其所以去取之意  
爲或問然恐學者轉而趨薄故或問之書未嘗出以  
示人時書肆有竊刊行者亟請於縣官追索其板故  
惟學者私傳錄之其後集註刪改日益精密而或問  
則不復釐正故其去取間有不同者然辨析毫釐互

有發明亦學者所當熟味也

洪本

文集答何叔京書云

孟子集解當悉已過目有差謬處切望痛加刊削警

此昏憤幸甚

丙戌

答張欽夫書云中庸大學章句緣此

畧脩一過再錄上呈然覺其閒更有合刪處論語亦

如此草定一本未暇脫藁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

未及也

乙未

答呂伯恭書云兩月閒只看得兩篇論語

亦自黃直卿先爲看過參考同異了方爲折中

己亥答

胡季隨書云熹於語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  
說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脩削



有時隨手又覺病生此豈易事若恃一時聰明才氣  
畧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悞之甚耶後語

錄論語集註蓋某十年前本為朋友傳去鄉人遂不  
告而刊及知覺則已分裂四出而不可收矣其間多

所未穩煞誤看讀楊道夫文集答張元德書云大學

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

孟二書甚恨其出之早也庚戌答孫敬甫書云南康語

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

手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錄去丙辰語錄程先生經

解理在解語內某集注論語只是發明其辭使人玩

味經文理皆在經文內不知何人精義是許多言語而集

注能有幾何言語一字是一字有一字當百十字底

公都把作等閒看了聖人言語本是明白不須解說

只為學者看不出所以做出註解與學者省一半力

若註解上更看不出却如何看得聖人意出不知何人前

輩解說恐後學難曉故集注盡撮其要已說盡了不

須更去註脚外又添一段說話只把這箇熟看自然

曉得不知何人語學者曰某語孟集注添一字不得減一



字不得公仔細看又曰不多一箇字不少一箇字節

論語集注如秤上稱來無異不高些不低些自是學

者不肯用功看郭友仁某於論孟四十餘年理會中閒

逐字稱等不教偏些子學者將註處宜仔細看王過某

那集註都詳備只是要人看無一字閒那箇無緊要

閒底字越要看自家意裏說是閒字那箇正是緊要

字沈某所解語孟和訓詁註在下面要人精粗本末

字字爲咀嚼過此書某自三十歲便下功夫到而今

改猶未了不是草草看者曾祖道丁巳集注於正文之下

正解說字訓文義與聖經正意如諸家之說有切當

明白者卽引用而不沒其名如學而首章先尹氏而

後程子亦只是順正文解下來非有高下去取也章

末用圈而列諸家之說者或文外之意而於正文有

所發明不容畧去或通論一章之意反後其說切要

而不可不知也朱在過庭所聞集註中解有兩說相似而少

異者亦要相資有說全別者是未定也陳淳問集註有

兩存者何者爲長曰使某見得長底時豈復存其短

底只爲是二說皆通故并存之然必有一說合得聖



人之本意但不可知耳又曰大率兩說前一說勝董

壽其釋經每下一字直是稱等輕重方敢寫出李方

某解書如訓詁一二字等處多有不必解處只是解

書之法如此亦要教人知道看文字不可忽畧葉賀

每常解文字諸先生有多少好說話有時不敢載者

蓋他本未有這般意思在楊道文集答潘端叔書云

論語或問此書久無功夫脩得只集註屢改不定却

與或問前後不相應矣山閒無人錄得不得奉寄可

只用舊本看有不穩處仔細喻及却好評量也癸卯

張元德問曰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

何答曰論孟集註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

應又無工夫脩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

經上玩味有未適處參攷集注更自思索爲佳不可

恃此未定之書便以爲是也當在丙辰後語錄論語或問

甚好何故不肯刊行曰便是不必如此文字儘多學

者愈不將做事了只看得集註儘得郭友問論語或

問曰是五十歲元本作年誤前文字與今說不類當時欲

脩後來精力衰那箇工夫大後掉了甘



詩集傳成

文集詩集傳序丁酉冬十月

先生孫鑒詩傳遺說注云詩傳舊序此乃先生

丁酉歲用小序解經時所作後乃盡去小序故附見於辨呂氏詩說之前

呂氏家塾讀詩

記後序壬寅九月

讀呂氏詩記桑中篇

甲辰春

書臨

漳所刊詩經後云鄭康成說南陔等篇遭秦而亡其

義則與眾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為詁訓傳乃分

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端愚按鄭氏謂三篇之義本

與眾篇之義合編者是也然遂以為詩與義皆出於

先秦詩亡而義猶存至毛公乃分眾義各置篇端則

失之矣後漢衛宏傳明言宏作毛詩序則序豈得為

與經並出而分於毛公之手哉然序之本不冠於篇

端則因鄭氏此說而可見熹嘗病今之讀詩者知有

序而不知有詩也故因其說而更定此本以復於其

初猶懼覽者之惑也又備論於其後云淳熙庚戌冬

十月 答范伯崇書云十五國風次序恐未必有意

故集傳中不敢提起歐陽公本末論甚佳亦收在後

語中矣

乙未前

答呂伯恭書云竊承讀詩終篇想多所

發明恨未得從容以請熹所集解當時亦甚詳備後



以意定所餘才此耳然爲舊說牽制不滿意處極多

比欲脩正又苦別無稽援此事終累人也乙未冬又答

呂伯恭書云詩說所欲脩改處是何等類因書告畧

及之比亦得閒刊定大抵小序盡出後人臆度若不

脫此窠臼終無緣得正當也去年畧脩舊說訂正爲

多尙恨未能盡去得失相半不成完書耳庚子又答呂

伯恭書云詩說昨已付小雅後二册去矣小序之說

未容以一言定更俟來誨却得反復區區之意已是

不敢十分放手了前論未極更須有說話也恐尊意

見得不如此處却望仔細一一垂諭更容考究爲如

何逐旋批示尤幸并得之却難看也庚子正月四日又答呂

伯恭書云向來所喻詩序之說不知後來尊意看得

如何雅鄭二字雅恐便是大小雅鄭恐便是鄭風不

應概以風爲雅又於鄭風之外別求鄭聲也聖人刪

錄取其善者以爲法存其惡者以爲戒無非教者豈

必滅其籍哉看此意思甚覺通達無所滯礙氣象亦

自公平正大無許多回互費力處不審高明以爲何

如也庚子又答呂伯恭書云詩不知竟作如何看近來



看得前日之說猶是泥裏洗土塊畢竟心下未安穩

清脫便中求所定者節目處一二篇一觀恐或有所

警發也庚子答潘文叔書云詩亦再看舊說多所未安

見加刪改別作一小書庶幾簡約易讀若詳考卽自

有伯恭之書矣甲辰答潘恭叔書云近再看二南舊說

極有草草處已畧刊訂別爲一書以趨簡約尙未能

便就也甲辰後答呂子約書云詩說久已成書無人寫

得不能奉寄亦見子約專治小序而不讀詩故自度

其說未易合而不寄耳丁未答李公晦書云詩說近脩

得國風數卷舊本且未須出甚善甲寅後語錄詩本易

明只被前面序作梗序出於漢儒反亂詩本義且只

將四字成句底詩讀却自分曉見作詩集傳待取詩

編排放在前面驅逐序過後面自作一處陳文蔚○

補入詩序東漢儒林傳分明說是衛宏作後來經意不

同都是被他壞了某又看得亦不是衛宏一手作多

是兩三手合成一序愈說愈疎邵向來鄭漁仲有詩

辨妄力詆詩序其間言語太過以爲皆是村野妄人

所作始亦疑之後來仔細看一兩篇因質之史記國



語然後知詩序之果不足信

孫葉賀

某向作詩解文字

初用小序閒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

吳必大

續集與葉彥忠書云詩傳兩本煩爲以新本校

舊本其不同者依新本改正有紙卅副在內恐要帖

換也

未詳其時疑甲辰後

年譜詩自毛鄭以來皆以小序爲主

其與經文舛戾則穿鑿爲說以通之先生獨以經文爲主而訂其序之是非復爲一編附真經後以還其舊

### 周易本義成

文集書臨漳所刊易經後云右古文周易經傳十二篇亡友東萊呂祖謙伯恭父之所定而音訓一篇則其門人金華王莘叟之所筆受也熹嘗以謂易經本爲卜筮而作皆因吉凶以示訓戒故其言雖約而所包甚廣夫子作傳亦畧舉其一端以見凡例而已然自諸儒分經合傳之後學者便文取義往往未及玩心全經而遽執傳之一端以爲定說於是一卦一爻僅爲一事而易之爲用反有所局而無以通乎天下



之故若是者熹蓋病之是以三復伯恭父之書而有發焉非特爲其章句之近古而已也音訓則妄意其猶或有所遺脫莘叟蓋言書甫畢而伯恭父歿是則固宜然亦不敢輒補也爲之別見於篇後云淳熙九年夏六月呂氏書古易後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邱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元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列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歸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輔嗣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爲未安祖謙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定爲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爲斷其說具於音訓云淳熙八年五月晁氏古易跋周易卦爻一象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說卦六序卦七雜卦八謹第如上案晉太康初發汲縣舊冢得古簡編科斗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爲



朱子年譜卷二十一  
三  
明了上下篇與今正同別有陰陽說而无象象文言  
繫辭杜預疑於時仲尼造之於魯尙未播之遠國而  
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邱三家顏師古曰上  
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象象文言繫辭始附卦  
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象象文言參解易  
爻以象象文言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  
學官惟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  
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  
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

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象象繫卦之末歟古經始變  
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朱子書嵩山古易跋  
後按晁氏此說與呂氏音訓大同小異蓋互有得失  
也先儒雖言費氏以象象文言參解易爻然初不言  
其分傳以附經也至謂鄭康成始合象象於經則魏  
志之言甚明而詩疏亦云漢初爲傳訓者皆與經別  
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  
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  
禮註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元本  
作說



經為註馬鄭相去不遠蓋做其意而為之爾故呂氏於此義為得之而晁氏不能無失至晁氏謂初亂古制時猶若今之乾卦象象并繫卦末而卒大亂於王弼則其說原於孔疏而呂氏不取也蓋孔疏之言曰夫子所作象辭本在六爻經辭之後以自卑退不敢干亂先聖正經之辭及至輔嗣之意以為象者本釋經文宜相附近其義易了故分爻之象辭各附其當爻下言之此其以為夫子所作元在經辭之後為夫子所自定雖未免於有失而謂輔嗣分爻之象以附

當爻則為得之故晁氏捨其半而取其半也其實今所定復為十二篇者古經之舊也王弼註本之乾卦蓋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又弼之所自分也呂氏於跋語雖言康成輔嗣合傳於經然於音訓乃獨歸之鄭氏而不及王弼則未知其何以為二家之別而於王本經傳次第兩體之不同亦不知所以為說矣豈非闕哉周易會通載此於呂氏易後文集答呂伯恭書云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因以訓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



之意而推說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容假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已然者求其理之所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

至庶民所以脩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之遺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方多有未曉處不敢強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為高深微妙之說者如利用祭祀利用享祀只是卜祭則吉田獲三狐田獲三品只是卜田則吉公用享于天子只是卜朝覲則吉利建侯只是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遷國只是卜遷國則吉利用侵伐只是卜侵伐則吉之類但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凡此之類不一亦欲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未答虞士朋書云寄示趙倉易說簡易精密恨未得一見面扣其詳也但象數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處



之實而諸儒求之不得其要以至苛細繳繞令人厭聽今乃一向屏棄闊畧不復留意却恐不見制作綱領語意來歷似未甚便也昨於乾坤二卦畧記所疑之一二今謾錄呈幸爲詳之試因語次以盛意扣之

癸巳後

與趙提舉書云大抵易之書本爲卜筮而作舊

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

畧論象數梗概并以爲獻

丙午丁未間

答陳明仲書云讀

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書尤難廷老所傳鄙說當時草草抄出未成文字然試畧考之亦可見門戶梗

概

癸巳後答余正叔書云歸家只看得大學與易脩改

頗多義理無窮心力有限奈何惟須畢力鑽研死而

後已耳

戊申後

答鄭仲禮書云示諭讀易之說甚善熹

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至於經文亦但以虛心讀之閒畧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亦嘗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揲蓍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模印以傳名曰啟蒙

癸丑答孫季

和書云示及易說意甚精密但近世言易者直棄卜



筮而虛談義理致文義牽強無歸宿此弊久矣要須  
先以卜筮占決之意求經文本義而復以傳釋之則  
其命辭之意與其所自來之故皆可漸次而見矣舊  
讀此書嘗有私記未定而爲人傳出摹印近雖收毀  
而傳布已多不知曾見之否其說雖未定然大概可  
見循此求之庶不爲鑿空妄說也又嘗作啟蒙一書  
亦已板行不知曾見之否今往一通試看如何別集辛亥  
答劉君房書云本義未能成書而爲人竊出再行摸  
印有誤觀覽啓蒙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免

有贖語

乙卯後

答楊伯起書云讀易想益有味某之謬

說本未成書往時爲人竊出印賣更加錯誤殊不可  
讀不謂流傳已到几間更自不足觀也別集已未語錄某

之易簡畧者當時只搭記兼文義伊川及諸儒皆已  
說過了某只就語脈中畧牽過這意思劉彌問本義何

專以卜筮爲主曰且須熟讀正文莫看注解蓋古易  
象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爲一後世諸儒遂

不敢與移動今難卒說且須熟讀正文久當自悟余大

雅庚戌五月初見先生於臨漳問看易曰易未好看



易自難看先儒講解失聖人意處多又問讀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畧得聖人之意徐寓近趙子欽有書來云某說語孟極詳易說却太畧譬之此燭籠添得一條骨子則障了一路光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豈不更好蓋著不得詳說也李方子先生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卜筮用而為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窠臼未盡故

不能不致遺恨云

沈開

五年戊戌四十九歲秋八月差知南康軍辭

年譴宰相史浩必欲起之或言宜處以外郡於是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緹本傳史浩再相除知南康軍降旨便道之任

文集辭免知南康軍狀

冬十月有旨不許辭免復辭請祠

十月奉旨不許辭免合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即具劄子辭乞宮廟差遣



文集乞宮觀劄子

十二月省劄趣之任

六年己亥五十歲春正月復請祠二十五日啓行候命於鉛山

年譜東萊屢書勉行南軒亦謂須一出爲善雖去就出處素有定論然更須斟酌消息勿至已甚苟一向固拒則上之人謂賢者不肯爲用於大體却有害也先生至是始有行意二十五日離家行至信州鉛山候命寓止崇壽僧舍

二月復請祠

陸子壽來訪

文集和鵝湖寺子壽韻云德義風流夙所欽別離三載更關心偶扶藜杖出寒谷又枉籃輿度遠岑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只愁說到無言處不信人間有古今語錄陸子壽自撫來信訪先生於鉛山觀音寺子壽每談事必以論語爲證如曰聖人教人居處恭執事敬又曰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此等



皆教人就實處行何嘗高也先生曰某舊時持論亦好高近來漸漸移近下漸漸著實也如孟子却是將他已到底教人如言存心養性知性知天有其說矣是他自知得餘人未到他田地如何知得他滋味卒欲行之亦未有入頭處若論語却是教人存心養性知性知天實涵養處便見得便行得也 子壽看先生解莫顯乎微云幾微世事也因歎美其說之善曰前後說者連莫見乎隱一滾說了更不見切體處今如此分別却是使人有檢點處九齡自覺力弱尋常非禮念慮固能常常警策不使萌於心然志力終不免有怠時此殆所謂幾微處須檢點也先生曰固然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卽有教以至灑埽應對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卽教做對少大卽教作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某嘗思欲做一小學規使人自小教之便有法如此亦須有益先生曰只做禪院清規樣亦自好 子壽言孔子答羣弟子所問隨其材答之不使聞其不能行之說故所成就多如克己復禮爲仁唯以分付與顏子其



餘弟子不得與聞也今教學者說著便令克己復禮  
幾乎以顏子望之矣今釋子接人猶能分上中下三  
根云我則隨其根器接之吾輩却無這箇先生曰此  
說固是如克己之說却緣眾人皆有此病須克之乃  
可進使肯相從却不誤他錯了路設若教他釋子輩  
來相問吾人使之克己復禮他還相從否子壽云他  
不從矣曰然則彼所謂根器接人者又如何見得是  
與不是解後却錯了不可知俱余大雅文集答呂伯恭書  
云近兩得子壽兄弟書却自訟前日偏見之說不知

果如何

成

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相見其說如何子

靜近得書其徒曹立之者來訪氣質儘佳亦似知其  
師說之誤持得子靜答渠書與劉淳叟書却說人須  
是讀書講論然則自覺其前說之誤矣但不肯翻然  
說破今是昨非之意依舊遮前掩後巧爲詞說只此  
氣象却似不佳耳己亥十月又答呂伯恭書云子靜學生  
又有興國萬人傑字正淳者亦佳見來此相聚云子  
靜却教人讀書講學亦得江西朋友書亦云然此亦  
皆濟事也庚子又答呂伯恭書云子壽兄弟得書子靜



約秋涼來游廬阜但恐此時已換却主人耳渠兄弟  
今日豈易得但子靜似猶有舊來意思聞其門人說  
子壽言其雖已轉步而未曾移身然其勢久之亦必  
自轉回思鵝湖講論時是甚氣勢今何止什去七八  
耶庚子六月東萊集與朱元晦書云陸子壽前日經過留  
此二十餘日幡然以鵝湖所見爲非甚欲著實看書  
講論心平氣下相識中甚難得也庚子文集答曹立之  
書云錄示陸兄書意甚佳近大治萬正淳來訪亦能  
言彼講論曲折大概比舊有閒矣但覺得尙有兼主

舊說以爲隨時立教不得不然之意似此意思却似

漸有揜覆不明白處以故包顯道輩仍主先入尙以

讀書講學爲充塞仁義之禍此語楊子直在南豐親聞其說而南軒

頤亦云傅夢泉者揚眉瞬目云云恐不若直截剖判

便合今是昨非平白分明使學者各洗舊習以進於

日新之功不宜尙復疑貳祕藏以滋其惑也 祭陸

子壽教授文云學匪私說惟道是求苟誠心而擇善

雖異序以同流如我與兄少不並遊蓋一生而再見

遂傾倒以綢繆念昔鵝湖之下實云識面之初兄命



駕而鼎來載季氏而與俱出新篇以示我意懇懇而無餘厭世學之支離新易簡之規模顧子聞之淺陋中獨疑而未安始聽瑩於胸次卒紛繳於談端徐度兄之不可遽以辨屈又知兄必將返而深觀遂逡巡而旋返悵猶豫而盤旋別未幾時兄以書來審前說之未定曰子言之可懷逮余辭官而未獲停驂道左之僧齋兄乃枉車而來教相與極論而無猜自是以還道合志同何風流而雲散乃一西而一東蓋曠歲以索居僅尺書之兩通期杖履之肯顧或慰滿乎余衷屬者乃聞兄病在牀亟發書而問訊並裹藥而攜將會往使之未返何來音之不祥驚失聲而隕涕沾予袂以淋浪嗚呼哀哉今茲之歲非龍非蛇何獨賢人之不淑屢興吾道之深嗟唯兄德之尤粹儼中正而無邪至其降心以從善又豈有一毫驕吝之私耶嗚呼哀哉兄則已矣此心實存炯然參倚可覺愴昏孰泄予哀一慟寢門緘辭千里侑此一尊子壽以庚子九月二

十九日卒答呂伯恭書云子壽復爲古人可痛可傷不知今年是何氣數而吾黨不利如此也 又答呂伯恭



書云子壽云亡深可痛惜吾道不振此天也奈何奈何 答傅子淵書云荊州云亡忽忽歲晚比又得青田教授陸兄之訃吾道不幸乃至於此每一念之痛

恨無窮

俱庚子

三月省劄復趣行是月晦赴上

年譜到任首下教三條一以郡土瘠民稀役煩稅重求所以寬卹之方俾士人父老僧道民人有能知利病之源者悉具以陳二俾士人鄉人父老歲時集會教戒子弟使脩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

其長上篤厚親族和睦鄉鄰有無相通患難相恤以成風俗之美三俾鄉黨父老各推擇其子弟之有志於學者遣詣學宮以暇時與教官同共講說經旨以誘掖之庶長材秀民爲時而出洪本先生每四五日一詣學宮爲諸生講說疊疊不倦郡之有賢德者禮之以爲學職士風翕然不變李本

立濂溪周先生祠於學宮以二程先生配又立五賢祠年譜先是移文教授司戶以爲蒙恩假守畀付民社將使宣明教化敦厲風俗非徒責以簿書期會而已



其為訪尋陶威公侃謝文靖公安陶靖節先生潛前  
朝孝子司馬鬻司馬延義熊仁贍義門洪氏等遺蹟  
與夫白鹿洞學宮之廢址濂溪先生周公西澗先生  
劉公父子了翁先生陳公祠宇之有無並核其實以  
告至是乃立周先生祠以二程先生配其陶靖節

劉西澗父子

屯田員外郎劉渙凝之  
子祕書丞劉恕道原

李公擇

尚書李  
常公擇

陳了翁

諫議大夫陳瓘了翁  
皆南康人了翁則謫居於此

則別為堂祀之

榜曰五賢堂

洪本周祠張南軒為  
記五賢祠尤延之為記

文集知南康榜文

又牒

夏五月遣使祭唐孝子熊仁贍之墓

脩復劉屯田墓

壯節亭記始至訪求先賢遺蹟得故尙書屯田員外  
郎劉公凝之之墓於城西門外草棘中為作小亭於  
其前立門牆謹局鑰以限樵牧用歐陽公語名其亭  
以壯節

文集告熊孝子墓文

祭屯田劉居士墓文

壯節亭記

請祠不報



作臥龍菴祀諸葛武侯

年譜菴在廬山之陽五老峯下捐俸錢屬西原隱者  
崔嘉彥董其役繪諸葛武侯像於堂中書武侯制表  
中語洪毅忠壯忘身憂國鞠躬盡力死而後已一十  
六字於楹閒後又越數百步面龍潭作亭爲吏民禱  
禱之所時歲適旱禳以爲龍之淵臥者可以起而天  
行矣因榜曰起亭

洪本

文集卧龍菴記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四五日一至學中爲諸生誦說

只此一事猶覺未失故步 又答呂伯恭書云學中  
畧爲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却只是令教官挑覆所授  
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畧爲發明亦未嘗輒升講座侵  
官瀆告如來教所慮也但只如文翁常袞之爲區區  
志願止於如此耳政事固欲簡靜但今時仕宦之人  
不務恤民多是故縱吏胥畏憚權豪凡有公事畧加  
點檢無不坐此二病者勢不得已須差擇一二根治  
此外則不敢有毫毛之擾財賦適諸縣皆不得人弛  
廢殊甚爲丞佐所迫亦不免使人吏監禁斷遣然思



爲縣者亦豈不欲了辦財賦見知州郡何苦如此逋  
慢想亦是有做不行處每握筆欲判此等文字未嘗  
不慨然太息也又云脩造事學中二祠只是因舊設  
像無地步可起造其他方作得劉凝之菴亭並門凡  
此等皆用初到送代者折送香藥及逐月供給中不  
應得者椿管爲之不敢破使官錢至如前書所說臥  
龍菴又自用俸錢亦不敢破此錢矣

六月奏乞減星子縣稅錢

具狀奏請本軍諸縣大抵荒涼而星子尤甚因官吏  
節次增起稅額及和買折帛數目浩瀚人戶盡力供  
輸有所不給乞賜蠲減事下戶部

請祠不報

秋七月以庶僚不合用劄子申省自劾

行狀先生在任嘗用劄子奏事後因臺諫言用劄子  
非舊制遂申乞罷黜

八月嚴別籍異財之令

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郡事比亦甚簡靜閒以兩縣破  
壞不免暫易其人卽日詞訟便減十七八今或至竟



日而無訟者亦緣畧鋤去一二亂政生訟者之故戒令勸率民間亦肯相信如舉行別籍異財之令父子復合者數家初恐未必從令不意其能爾也

文集曉諭兄弟爭財產事

冬十月復建白鹿洞書院

書院乃唐隱士李渤所居當時學者多從之遊遂立黌舍五代時李氏爲建官師給田贍養徒眾甚盛太平興國中嘗蒙詔賜九經而官其洞主咸平中有勅重脩其後淪壞日久莽爲邱墟乃爲訪求遺址屬教

授楊大法星子令王仲傑重建書院於其地明年三月訖功率賓佐合師生脩釋菜之禮以告於先聖先師又奏乞賜書院勅額及太上皇帝御書石經板本九經註疏并徧求江西諸郡文字藏之又置田以贍學者每休沐輒一至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退則相與徜徉泉石閒竟日乃反文集白鹿洞書院學規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爲司徒敬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



其別如左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右爲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  
行之事則自脩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  
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脩  
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  
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  
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  
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  
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  
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旣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  
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  
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  
具豈待他人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  
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學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  
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爲學之大端  
條列如右而揭之楹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  
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  
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



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故不得而畧也諸君其亦念之哉東萊呂公白鹿洞書院記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仰之田告病郡守新安朱侯熹行胝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址慨然顧其僚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坳於南唐其事至鮮淺太宗於汎埽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如恐弗及規模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圯於寇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者太息庸非吾

徒之恥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續先賢之風聲於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祖謙記其成祖謙竊聞之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厄學者尙寡漸而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卽閒曠以講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嵩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爲尤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命之祿秩錫之扁榜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皆上質實下



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學問之淵源  
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既有進德之地矣  
慶厯嘉祐之閒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於河南程氏  
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孟之教始終  
條理於是乎可考熙甯初明道先生在朝建白學制  
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氏之學方興  
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也建炎再造  
典刑文憲浸還舊觀洛緒言稍出於黜棄翦滅之  
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以講求用力

之實躡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窺程張之門庭而先  
有王氏高自聖賢之病如是洞之所傳習道之者或  
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士盍相與挹  
先儒淳固慤實之餘風而遵守離經辨志之始教由  
博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開迪樂育之大德則  
於賢侯之勸學斯無負矣至於考方志紀人物亦有  
士者所當謹若李濬之之遺跡固不得而畧也侯於  
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狹率損其舊十七八力不足  
而意則有餘矣興廢始末具於當途執事所記者皆



不書

文集白鹿洞賦

白鹿洞牒

白鹿洞成告先

聖文

是月申省自劾

申省狀言屬縣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而催理舊欠過於嚴急遂致人戶流移乞特與敷奏早賜罷黜以爲遠近牧守之戒十二月又以未蒙處分復

申省自劾

申請賜晉太尉陶威公廟額

申轉運使狀云據都昌縣稅戶等言公始家鄱陽後徙潯陽見有遺跡在本軍都昌縣界及本軍城內都昌縣有廟二所水旱禱禳皆有感應乞加封號又據本縣繳到江南劉義仲所撰公贊撫州吳澥所著辯論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爲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尊名者已稱其行事之實今據士民陳請欲乞朝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賜爵號



朱子年譜卷之二上

譚瑩玉生覆校

朱子年譜卷之二下

王懋竑纂訂

七年庚子五十一歲春正月請祠不報

二月復奏乞免星子縣稅錢

去歲六月奏事下戶部戶部下之漕司責以上供對

補乃復上奏州郡公私匱乏不能相救是以有此奏

請今乃限以對補勢無從出不過剜肉醫瘡以欺天

罔人非惟無益而反有害欲望聖慈直賜蠲放施行

計其所捐不過紬絹一千五十餘匹錢二千九百餘

貫而可以少寬斯人使得安其生業



文集乞蠲減星子縣稅錢第二狀第一狀闕

南軒張公訃至罷宴哭之

文集祭張敬夫殿撰文云嗚呼敬夫遽棄余而死也邪我昔求道未獲其友蔽莫予開吝莫予剖蓋自從

公而觀於大業之規模察彼羣言之紛糾於是相與

切磋以究之而又相厲以死守也丙戌當作丁亥之冬風

雪南山解袂檣州今十五當作四年公試畿輔公當作八

翔禁省公牧於南我遯巖嶺顯晦殊迹心莫與同書

疏懇惻鬼神可通公尹江陵我官廬嶽驛騎相望音

問逾數去臘之窮有來自西告我公疾手書在攜我

觀於時神理或僭是疾雖微已足深念函遺問訊閱

月而歸叩函發書歎吒獻欵時友曾子實同我憂揮

涕請行誼不忍留會行未幾公訃果至張侯適來相

向反袂嗚呼敬夫竟棄予而死也邪惟公家傳忠孝

學造精微外爲軍民之所屬望內爲學者之所依歸

治民以寬事君以敬正大光明表裏輝映自我觀之

非惟十駕之弗及蓋未必終日言而可盡也矧聞公

喪痛徹心膂緘詞寄哀不遑他語顧聞公之臨絕手



遺疏以納忠召賓佐而與訣委符節而告終蓋所謂  
正而斃者又凜乎其有史魚之風此猶足以爲吾道  
而增氣抑又可以上悟於宸聰又聞公於此時屬其  
弟以語子用斯文以爲寄意懇懇而無餘顧何德以  
堪之然敢不竭其庸虛并矢詞以爲報尙精爽其鑒  
茲嗚呼哀哉 又祭張敬夫殿撰文云維淳熙七年  
歲次庚子六月癸未朔六日丁亥具位朱熹聞故友  
敬夫張兄右文脩撰大葬有期謹遣清酌時羞奠於  
柩前南望拜哭起而言之嗚呼自孔孟之云遠聖學

絕而莫繼得周翁與程子道乃抗而不墜然微言之  
輟響今未及乎百歲士各私其所聞已不勝其乖異  
嗟惟我之與兄昭志同而心契或面講而未窮又書  
傳而不置蓋有我之所是而兄以爲非亦有兄之所  
然而我之所議又有始所共鄉而終悟其偏亦有早  
所同濟而晚得其味蓋繳紛往反者幾十餘年未乃  
同歸而一致由是上而天道之微遠而聖賢之祕近  
則進脩之方大則行藏之義以兄之明固已洞照而  
無遺若我之愚亦幸竊窺其一二然兄喬木之故家



而我衡茅之賤士兄高明而宏博我狷狹而迂滯故我嘗謂兄宜以是而行之當時兄亦謂我盍以是而傳之來裔蓋雖隱顯之或殊實則交須而共濟不惟相知之甚審抑亦自靖而無媿嗚呼孰謂乃使兄終在外以違其心予亦見縻於斯而所願將不遂也政使得閒以就其書是亦任左肱而失右臂也傷哉吾道之窮予復何心於此世也惟脩身補過以畢餘年庶有以見兄於下地也聞兄之葬而不得臨獨南望長號以寄此酹也惟兄憐而鑒之尙陰有以輔予之

志也嗚呼哀哉 神道碑云公之教人必使之先有以察乎義利之閒而後明理居敬以造其極其剖析開明傾倒切至必竭兩端而後已蓋其嘗言有曰學莫先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為而不能自己非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一有所為而後為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年譜南軒卒於江陵府治疾革時弟定叟求教南軒曰朝廷官職莫愛他底一友在左右扶掖求教南軒



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語訖而逝

洪本文集本

答呂伯恭書云欽夫竟不起疾極可痛傷熹前月初  
遣人請祠未還今又專人再懇勢必可得只俟命下  
便自此便道一過長沙哭之也 又答呂伯恭書云  
荊州之訃前書想已奉聞兩月來每一念及之輒爲  
之泣然朋舊書來無不相弔吾道之衰乃至於此爲  
將奈何 又答呂伯恭書云欽夫之逝忽忽半載每  
一念之未嘗不酸噎同志書來亦無不相弔者益使  
人慨歎蓋不惟吾道之衰於當世亦大有利害也今

日方再遣人往致葬奠臨風哽噎殆不自勝計海內  
獨尊兄爲同此懷也祭文一篇謹錄呈蓋欽夫向嘗  
有書來云見熹諸經說乃知閒中得就此業殆天意  
也因此畧述向來講學與所以相期之意而歎吾道  
之孤且窮於欽夫則不能有所發明也 張敬夫文  
集序云孟子沒而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中間董相  
仲舒諸葛武侯兩程先生屢發明之而世之學者莫  
之能信是以其所以自爲者鮮不溺於人欲之私而  
其所以謀人之國家則亦曰功利焉而已爾爰自國



家南渡以來乃有丞相魏國張忠獻公倡明大義以  
斷國論侍讀南陽胡文定公誦說遺經以開聖學其  
託於空言見於行事雖若不同而於孟子之言董葛  
程氏之意則皆有所謂千載而一轍者若近故荊州  
牧張侯敬夫者則又忠獻公之嗣子而胡公季子五  
峯先生之門人也自其幼壯不出家庭而固已得夫  
忠孝之傳既又講於五峯之門以會其歸則其所以  
默契於心者人有所不得而知也獨其見於論說則  
義利之間毫釐之辨蓋有出於前哲之所欲言而未  
乃究者措諸事業則凡宏綱大用巨細顯微莫不洞  
然於胸次而無一毫功利之雜是以論道於家而四  
方學者爭鄉往之入侍經帷出臨藩屏則天子亦味  
其言嘉其績且將寄以大用而敬夫不幸死矣敬夫  
既沒其弟定叟哀其故藁得四巨編以授予曰先兄  
不幸早世而其同志之友亦少存者今欲次其文以  
行於世非子之屬而誰可予受書愀然開卷亟讀不  
能盡數篇爲之廢書太息流涕而言曰世復有斯人  
也邪無是人而有是書猶或可以少見其志然吾友



平生之言蓋不止此也因復益爲求訪得諸四方學者所傳凡數十篇又發吾篋出其往還書疏讀之亦多有可傳者方將爲之定著繕寫歸之張氏則或者已用別本摹印而流傳廣矣遽取觀之蓋多向所講焉而未定之論而凡近歲以來談經論事發明道要之精語反不與焉予因慨念敬夫天資甚高聞道甚蚤其學之所就既足以名於一世然察其心蓋未嘗一日以是而自足也比年以來方且窮經會友日反諸心而驗諸行事之實蓋有所謂不知年數之不足

者是以其學日新而無窮其見於言語文字之間始皆極於高遠而卒反就於平實此其淺深疎密之際後之君子其必有以處之矣顧以序次之不時使其說之出於前而棄於後者猶得以雜乎篇帙之間而讀者或不能無疑信異同之惑是則予之罪也已夫於是乃復亟取前所蒐輯參伍相校斷以敬夫晚歲之意定其書爲四十卷嗚呼使敬夫而不死則其學之所至又豈予之所得而知哉敬夫所爲諸經訓義唯論語說晚嘗更定今已別行其他往往未脫藁時



學者私所傳錄敬夫蓋不善也以故皆不著其立朝  
論事及在州郡條奏民間利病則上意多鄉納之亦  
有頗施行者以故亦不著獨取其經筵口義一章附  
於表奏之後使敬夫所以堯舜吾君而不愧其父師  
之傳者讀者有以識其端云淳熙甲辰十有二月辛  
酉 答何叔京書云欽夫之學所以超脫自在見得  
分明不爲言句所桎梏只爲合下入處親切今日說  
話雖未能絕無滲漏終是本領足當非吾輩所及也  
戊子 答石子重書云欽夫見處卓然不可及從遊之久

反復開益爲多但其天姿明敏初從不歷階級而得  
之故今日語人亦多失之太高湘中學子從之遊者  
遂一例學爲虛談其流弊亦將有害比來頗覺此病  
矣戊子 答范伯崇書云欽夫日前議論傷快無涵養本  
原工夫終覺應事匆匆熹亦近方覺此病不是小事  
也庚寅 答呂伯恭書云長沙三兩月不得書邵武有孟  
子說不知所疑云何預以見告須得本考之也然此  
等文字流傳太早爲害不細昨見人抄得節目一兩  
條已頗有可疑處不知全書復如何若洙泗言仁則



固多未合當時亦不當便令盡版行也癸巳又答呂伯

恭書云欽夫近得書寄語解數段亦頗有未合處然

比之向來收斂懇實則已多矣癸巳與劉子澄書云荆

州論語甚改得好比舊本大不干事若不死更長進

深可痛惜伯恭詳審穩當有餘却不及此公之俊偉

明快也別集辛丑答呂士瞻書云南軒辨呂與叔中庸其

閒病多後本已為刪去矣但程先生云涵養於未發

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此語切當不可

移易則欽夫之說亦未為非但其意一切要於開處

承當更無程子涵養之意又自為大病耳渠後來此

意亦改晚年說話儘不干事也甲辰語錄欽夫見識極

高却不耐事伯恭鄉耐事却有病黃升南軒伯恭之

學皆疎畧南軒疎畧從高處去伯恭疎畧從卑處去

沈南軒論語初成書時先見後十篇一切寫去與他

說後見前十篇又寫去後得書來謂說得是都改了

孟子說不會商量不知何人

三月請祠不允

脩學申乞以泗水侯從祀



申省狀云昨因脩葺軍學見從祀神位名號差舛具  
狀申尚書禮部准本部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號已  
奉安訖而泗水侯孔鯉獨未得在從祀之列欲望朝  
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  
沂水侯孔伋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

文集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申乞頒降禮書

禮部狀云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  
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  
苟簡而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  
守欲乞特賜申明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臣民  
合行禮制鏤板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  
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淺深尺寸行下以  
憑遵守又乞增脩禮書狀云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  
祀儀式竊嘗參考頗未詳備又近者禮部奏請編類  
州縣臣民禮儀鏤板頒降竊慮其閒未詳備處將來  
奉行或致牴牾今具如後如其可採乞賜施行

文集乞頒降禮書狀

乞增脩禮書狀



夏四月申減屬縣木炭錢

本軍木炭錢元係交納本色紹興年間改折納錢以稅絹紐折比之納絹計增一倍比之本色計增三倍重困民力到任之初卽申提點坑冶司乞與裁減又具狀申省准省劄下泉司指定至是泉司奏下凡三

屬縣歲減二千緡

提點坑冶司號泉司

文集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一

劄子二

劄子

三

應詔上封事

〔行狀〕詔監司郡守條具民間利病遂上疏言天下之大務莫大於恤民恤民之本又在人君正心術以立紀綱今日民間特以稅重爲苦正緣二稅之入朝廷盡取以供軍而州縣無復贏餘則不免於二稅之外別作名色巧取於民今民貧賦重若不討理軍實去其浮冗則民力決不可寬唯有選將吏覈兵籍可以節軍費開廣屯田可以實軍儲練習民兵可以益邊備今日將帥之選率皆膏粱子弟廝役凡流所得差遣爲費已是不貲到軍之日唯望裒斂刻剝以償債



負總餽餉之任者亦皆倚負幽陰交通貨賂其所驅  
催東南數十州之脂膏骨髓名爲供軍而輦載以輸  
權倖之門者不可以數計然則欲討軍實以紓民力  
必盡反前之所爲然後乃可革也授將印委利權一  
出於朝廷之公議則可以絕苞苴請託之私而刻剝  
之風可革務求忠勇沈毅實經行陣之人則可以革  
輕授非才之弊而軍士畏愛蒐閱以時竄名冗食者  
不得容於其閒又擇老成忠實通曉兵農之務者使  
領屯田之事付以重權責以久任則可以漸省列屯

坐食之兵稍損州縣供軍之數軍節旣覈屯田旣成  
兵民旣練州縣事力旣紓然後可以禁其苛斂責其  
寬恤庶幾窮困之民得保生業無復流移漂蕩之患  
矣所謂其本在於正心術以立紀綱者蓋天下之紀  
綱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  
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  
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  
乃可得而正今宰相臺省師傅賓友諫諍之臣皆失  
其職而陛下所與親密謀議者不過一二近習之臣



此一二小人者上則蠱惑陛下之心志使陛下不信先王之大道而悅於功利之卑說不樂莊士之讜言而安於私瞽之鄙態下則招集士大夫之嗜利無恥者文武彙分各入其門所喜則陰爲引援擢寘清顯所惡則密行訾毀公肆擠排交通貨賂則所盜者皆陛下之財命卿置相則所竊者皆陛下之柄陛下所謂宰相師傅賓友諫諍之臣或反出入其門牆承望其風旨其幸能自立者亦不過齷齪自守而未嘗敢一言以斥之其甚畏公論者乃畧能警逐其徒黨之一二既不能深有所傷而終亦不敢明言以擣其囊橐窟穴之所在勢成威立中外靡然向之使陛下之號令黜陟不復出於朝廷而出於此一二人之門名爲陛下之獨斷而實此一二人者陰執其柄蓋其所壞非獨壞陛下之紀綱乃併與陛下所以立紀綱者而壞之則民又安可得而恤財又安可得而理軍政何自而脩土宇何自而復宗廟之讐恥又何時而可雪耶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前日妄發本期密贊聖聰昨日乃聞降付後省不密失身從是始矣然業已致



身事主生死禍福唯其所制非己所得專也此間只  
有三五擔行李及兒甥一兩人去住亦不費力但屏  
息以俟雷霆之威耳前日如自明諸人文字及近習  
者皆不降出此乃付外又不可曉區區愚忠猶不能  
無冀幸於萬一耳庚子六月與江東陳帥云熹疎賤狂瞽  
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付後省矣是明  
主固優容之但此章宜露賤迹自是愈孤危矣陳帥俊卿  
與周參政劄子云蒙諭謬妄所陳聖旨乃有假借納  
用之意自惟疎賤不宜得此悚戴之私殆未易以言

語既也然前事不聞有所施行後事更被詰問反若  
以遲滯之罪罪之者惜乎聖主虚心受言之美未有  
以見於行事之實也周參政必大

文集庚子應詔封事

請祠不報

秋七月再奏南康軍旱災

大脩荒政

年譜是夏大旱盛暑中禱祠山川却蓋暴露蔬食踰  
月恐懼憂勞無頃刻暇至秋計苗失收七分以上乃



竭力措置爲荒政備首諭小民安分著業以待賑恤毋得輕有流移令主戶各存恤其客戶有餘米平價出糶以濟鄉閭其有措借出放亦許自依鄉例將來填還不足官司爲責償如有違令閉糶者當根究施治其貧民妄行需索鼓眾作鬧定當重作行遣又計度本軍別無儲積常平米斛甚少乃兌借上供官錢二萬四千餘貫糶米一萬一千餘石以備賑糶又以賞格勸諭富室得米一萬九千石賑給饑民又奏乞留六年未起米及本年檢放外餘米盡行撥賜又乞

令轉運常平兩司將所管常平義倉通融支撥應副軍糧又乞許依分數放免外其今年夏稅未納錢帛權行倚閣俟來年蠶麥成熟却隨新稅帶納本年苗米四萬六千五百餘石檢放三萬七千四百餘石又奉旨三等以下人戶零欠夏稅並與倚閣放數既寬以故民無流移凡荒政涉冬皆已有緒洪本語錄先生因說賑濟曰平居須是脩陂塘始得到得早了賑濟委無良策然下手得早亦得便宜在南康時才見旱便剗刷錢物庫中得三萬來貫準擬糶米添支官兵



却去上供錢內借三萬貫糴米賑糶早時糶得却糶錢還官中解發是以不闕事舊來截住客船糶三分米至於客船不來某見官中及上戶自有米遂出榜放客船米自便不糶客船米又且米價不甚貴

滕璘

行狀至郡懇惻愛民如己隱憂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屬邑星子土瘠稅重乞從蠲減章凡五六上歲值不雨講求荒政凡請於朝言無不盡官物之檢放倚閣蠲減除豁帶納如秋苗夏稅木炭月椿經總制錢之屬各視其色目爲之條奏或至三四不得請不已並

奏請截留綱運乞轉運常平兩司撥錢米充軍糧備賑濟申嚴隣路斷港遏糶之禁選官吏授以方畧俾視境內具知荒歉分數戶口多寡蓄積虛實通商勸分多所全活其施設次第人爭傳錄以爲法訖事奏乞依格推賞納粟人者凡數四先生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擾細民撓法害政者懲之不少貸由是豪強斂戢閭里安靖

文集奏南康軍旱傷狀 再奏南康軍旱傷狀

乞放免租稅及撥錢米充軍糧賑濟狀 乞截



留米綱充軍糧賑濟狀 奏推廣御筆指揮二事

狀 奏借兌上供官錢糴米并乞權行倚閣夏稅

錢帛狀 乞撥賜檢放外合納苗米充軍糧狀

奏勸諭到賑濟人戶狀 申南康旱傷乞放租

稅及應副軍糧狀 申南康旱傷乞倚閣夏稅狀

乞聽從民便納錢絹劄子 乞禁保甲擅開

集劄子 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 乞減移用

錢額劄子 乞行遣攔米官吏劄子 乞申明

閉糴指揮劄子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 與星

病請書於簡以諭同志洪本文集跋陸子靜白鹿洞書

堂講義云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

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鑒路謙亨胥訓實從十

日丁亥熹率僚友諸生與俱至於白鹿洞書堂請得

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許之至其所以發

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切中學者隱微深

痼之病蓋聽者莫不竦然動心焉熹猶懼其久而或

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而受藏之凡我同志於

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以不迷於入德之方



矣附陸子靜講義九淵雖少服父兄師友之訓不敢  
自棄而頑鈍踈拙學不加進每懷愧惕恐卒負其初  
心方將求鍼砭鐫磨於四方師友冀獲開發以免罪  
戾比來得從郡侯祕書先生至白鹿書堂羣賢畢集  
瞻覩盛觀竊自慶幸祕書先生教授先生不察其愚  
合登講席以吐所聞顧惟庸虛何敢當此辭避再三  
不得所請取論語中一章陳平昔之所感以應嘉命  
亦幸有以教之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  
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已

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九淵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  
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  
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  
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  
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  
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  
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何如耳非所以爲君子小  
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尙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  
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嚮



則有與聖賢相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唯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矣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然爲之疾心痛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共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祕

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子勉之以毋負其意文集答呂伯恭書云子靜到此數日所作子壽埋銘已見之敘述發明此極有功卒章微婉尤見用意深處歎服歎服子靜近日講論比舊亦不同但終有未盡合處幸其却好商量亦彼此有益也

辛丑三月

又答呂伯恭書云子靜

舊日規模終在其論爲學之弊病多說如此卽只是意見如此卽只是議論如此卽只是定本意因與說既是思索卽不容無意見既是講學卽不容無議論



統論爲學規模亦豈容無定本但隨人材質病痛而  
救藥之卽不可有定本耳渠却云正爲多是邪意見  
閒議論故爲學者之病熹云如此却是自家呵叱亦  
過分了須著邪字閒字方始分明不教人作禪會耳  
又教人恐須先立定本却就上面整頓方始說得無  
定本底道理今如此一概揮斥其不爲禪學者幾希  
矣渠雖唯唯終亦未竟窮也子靜之病恐未必是看  
人不看理自是渠合下有些禪底意思又自主張太  
過須說我不是禪而諸生錯會了故其流至此如所

喻陳正己亦其所訶以爲溺於禪者熹未識之未知  
其果然否也大抵兩頭三緒東出西沒無提撮處從  
上聖賢無此樣轍方擬湖南欲歸途過之再與仔細  
商訂偶復蹉跌未知久遠竟如何也然其好處自不  
可掩覆可敬服也他時或約與俱詣見相與劇論尤  
佳俟寄書扣之或是來春始可動也辛丑六月語錄謂楊  
道夫曰會見子靜義利之說否曰未也曰這是他來  
南康某請他說書他却說這義利分明是說得好如  
云今人只讀書便是爲利如取解後又要得官得官



後又要改官自少至老自頂至踵無非為利說得來  
痛快至有流涕者今人初生稍有知識此心便憑疊  
疊地去了千名逐利浸浸不已其去聖賢日以益遠  
豈不深可痛惜楊道夫子靜只是拗伊川云唯其深喻  
是以篤好子靜必要云好後方喻看來人之於義利  
喻而好也多若全不曉又安能好然好之則喻矣畢  
竟伊川說占得多滕某向與子靜說話子靜以為意  
見某曰邪意見不可有正意見不可無子靜說此是  
閒議論某曰閒議論不可議論合議論則不可不議

論又曰大學不會說無意而說誠意若無意見將何  
物去擇乎中庸將何物去察邇言論語無意只是無  
私意若是正意則不可無又曰他之無意見只是不  
理會理只是胡撞將去若無意見成甚麼人在這裏  
甘文集答林擇之書云此中見有朋友數人講學其  
閒亦難得樸實頭負荷得者因思日前講論只是口  
說不曾實體於身故在己在人都不得力今方欲與  
朋友說日用之閒常切檢點氣習偏處意欲萌處與  
平日所講相似與不相似就此痛著工夫庶幾有益



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却肯向講學上理會其門人  
有相訪者氣象皆好但其閒亦有舊病此閒學者却  
是與渠相反初謂只如此講學漸涵自能入德不謂  
末流之弊只成說話至於人倫日用最切近處亦都  
不得毫毛氣力此不可不深懲而痛警也庚子與吳茂  
實書云近來自覺向時工夫止是講論文義以為積  
集義理久當自有得力處却於日用工夫全少點檢  
諸朋友往往亦只如此做工夫所以多不得力今方  
深省而痛懲之亦願與諸同志勉焉幸老兄徧以告

之也陸子壽兄弟近日議論與前大不同却方要理  
會講學其徒有曹立之萬正淳者來相見氣象皆儘  
好却是先於性情持守上用力此意自好但不合自  
主張太過又要得省發覺悟故流於怪異耳若去其  
所短集其所長自不害為入德之門也然其徒亦多  
有主先入不肯捨棄者萬曹二君却無此病也庚子答  
符復仲書云所喻義利之閒誠有難擇者但意所疑  
以為近利者即便捨去可也向後見得親切却看舊  
事只有見未盡舍未盡者不解有過當也見陸丈回



書其言明當且就此持守自見功效不須多疑多問却轉迷惑也庚子後附陸子靜與符復仲書常俗汨沒於貧富貴賤利害得喪聲色嗜欲之間喪失其良心不顧義理極爲可哀今學者但能專意一志於道理事事要觀是不肯徇情縱欲識見雖未通明行事雖未中節亦不失爲善人正士之徒更得師友講磨何患不進未親師友亦只得隨分自理會但得不陷於邪惡亦自可貴若妄意強說道理又無益也文集答項平父書云示諭曲折及陸國正語三復爽然所警

於昏惰者爲厚矣大抵子思以來教人之法惟以尊德性道問學兩事爲用力之要今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而熹平日所論却是道問學上多了所以爲彼學者多持守可觀而看得義理全不仔細又別說一種杜撰道理遮蓋不肯放下而熹自覺雖於義理不敢亂說却於緊要爲己爲人上多不得力今當反身用力去短集長庶幾不墮一邊耳癸卯答陳膚仲書云陸學固有似禪處然鄙意近覺婺州朋友專事見聞而於自己身心全無工夫所以每勸學者兼取其



善要得身心稍稍端靜方於義理知所決擇非欲其兀然無作以冀於一旦豁然大悟也吾道之衰正坐學者各守己偏不能兼取眾善所以終有不明不行之弊非是細事

三月除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待次

年譜初到南康有任滿奏事之旨將滿廟堂議遣使蜀上意不欲其遠去遂除此職然猶待次先生愛君之誠深願見上以罄平生之蘊既不獲前乃奏本職四事一請勿拘對補之說特旨蠲減星子縣稅二請

照賞格補授諸出粟人使民間早得爲善之利三請凡被災之郡盡今年毋得理積年舊欠而去年倚閣夏稅乞與蠲放其上二等人戶亦有出粟減價賑糶而不及賞格者亦請許其多作料數帶補去年夏稅殘欠四請降勅賜白鹿洞書院額及頒賜太上皇帝御書九經註疏印本等書

洪本

文集繳納南康軍任滿合奏稟事件狀

閏三月二十七日去郡東歸

年譜先生治郡視民如傷至姦豪侵暴細民撓法害



政者亦必繩治不少貸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為急務  
 風俗丕變文學行義之士彬彬出焉李本語錄先生曰  
 某南康臨罷有躍馬於市者踏一小兒將死某訊而  
 禁之次日杖之譙樓下偶一相識云此是人家子弟  
 何苦辱之某曰人命所係豈可寬弛若云子弟得躍  
 馬踏人則後日將有甚於此者矣況州郡乃朝廷行  
 法之地保佑善良抑挫豪橫乃其職也縱而不問其  
 可得耶後某罷諸公相餞於白鹿某為極口說西銘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一段今人為秀才者便主張秀

才為武官者便主張武官為子弟者便主張子弟其

陷溺一至於此楊道夫

夏四月過江州拜濂溪先生書堂遺像

年譜劉子澄請為諸生說太極圖義濂溪曾孫正卿  
 彥卿元孫濤為設食於光風霽月之亭渡湖口而歸  
 是月壬戌還家洪本文集答呂伯恭書云閏三月二十  
 七日方得合符而歸替後只走山南山北旬日拜謁  
 濂溪書堂以四月十九日至家

秋七月除直祕閣三辭



年譜以脩舉荒政民無流殍故除先生以前所勸出粟人未推賞辭九月告下復辭不允又辭行狀除直祕閣凡三辭皆以前所奏納粟人未推賞難以先被恩命

文集辭免直祕閣狀一

狀二

狀三

八月東萊呂公訃至爲位哭之

文集祭呂伯恭著作文云嗚呼哀哉天降割於斯文何其酷耶往歲已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爲又至於不淑耶道學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後生將

誰使之誨斯民將誰使之福耶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之續耶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爲之箴而過將誰爲之督耶然則伯恭之亡曷爲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天而慟哭耶嗚呼伯恭有著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河漢之辨而守之若訥胸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爲訐秉義以飭躬而恥爲介是則古之君子尙或難之



而吾伯恭猶歆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  
識量闊廓既海納而川渟豈澄清而撓濁矧涵濡於  
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極探討之幽遐  
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  
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  
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  
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而聽納眾  
亦注目其敷施何遭時之不遂遽縈疾而言歸慨一  
卧以三年尙左圖而右書聞逍遙以曳杖恍沂上之

風雲眾咸喜其有瘳冀卒據其素蘊不惟傳道以著  
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常終  
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  
兄辱與遊講摩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尙粲  
然其手筆始言沈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卽中語  
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賤而有約盍  
今命駕以來遊欣此旨之可懷懷訃車而偕至考日  
月之幾何不且暮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也耶吾  
道之衰乃至此耶既爲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



嗣歲之有閒尙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尙饗年譜先生稱伯恭舊時性極褊因病中讀論語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有省遂如此好又曰讀書如伯恭方可爲變化氣質至是東萊與南軒相繼下世深痛斯文之不幸旣爲位而哭又遣奠於其家 呂公定周易爲十二篇以復古經之舊先生深喜而從之又謂大事記自成一家之言有補學者故祭文中有事記將誰使續之語蓋歎其難繼也洪本文集與劉子澄書云伯恭逝去令人悲痛不可言計報中必已見之傷悼之懷

相與同之也去年方哭敬夫今伯恭又如許吾道之

衰一至於此不知天意如何吾人不可不自勉未死

已前協力支撐也

別集辛丑

又與劉子澄書云目前爲學

緩於反已追思凡百多可悔者前時猶得敬夫伯恭

時惠規益得以警省二友云亡耳中絕不聞此等語

因循媮惰安得不至於此今乃深有望於吾子澄也

王寅答詹帥書云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

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但恐其所謂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之本意耳浙中



近年怪論百出駭人聞聽壞人心術強者唱弱者和

淫衍四出而頗亦自附於伯恭常為深歎息也壬寅詹

帥儀語錄伯恭說義理太多傷巧未免杜撰李閱祖看

大事記曰此書甚好考訂得仔細大勝詩記不知何人文

集呂氏家塾讀詩記後序 跋呂伯恭書說附東萊

集與朱元晦書云詳觀來諭激揚振厲頗乏廣大溫

潤氣象若立敵較勝負者頗似未宏不可不省察也

庚寅又與書云大凡人之為學最當於矯揉氣質上做

工夫如懦者當強急者當緩視其偏而用力焉以吾

丈英偉明峻之資恐當以顏子為樣轍回擒縱低昂

之用為持養斂藏之功斯文之幸也庚寅又與書云張

五十丈祭文讀之泫然不唯痛逝者之不可作又竊

以窺任道之心屹然益堅幸甚願益勉之使宏大平

粹則見諸行事垂諸方冊皆可以為後世模轍吾道

之幸也大抵稟賦偏處便使消磨得九分觸事遇物

此一分依前張旺要須融化得盡方可爾庚子文集答

張敬夫書云傷急不容耐之病固亦自知其然深以

為苦而未能革若得伯恭朝夕相處當得減損但地



遠不能數見爲恨耳

乙未

是月改除提舉兩浙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年譜時浙東薦饑宰相王淮薦先生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先生以上軫宸慮遂拜命不敢辭即日單車就道復以南康納粟人未推賞辭職名仍乞奏事十月堂帖報南康納粟賞行遂受職名

洪本

文集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冬十一月己亥奏事延和殿

年譜先生去國二十年旣得見上極陳災異之由與

夫修德任人之說上爲動容竦聽因條陳救荒之策並南康兩事共七劄上之

李本行狀入對其一言陛下

臨御二十年閒水旱盜賊畧無甯歲意者德之崇未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眾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污賤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



足以召災而致異其二言陛下卽政之初蓋將選建  
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閒不能盡得其人是以不復  
廣求賢哲而姑取軟熟易制之人以充其位於是左  
右私褻使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閒備驅使而宰相之  
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重以壅己也則時聽  
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  
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  
本矣則又欲兼聽士大夫之公言以爲駕馭之術則  
士大夫之進見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閒士大夫之

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  
媚之態既足以蠱心志其胥吏狡獪之術又足以眩  
聰明此其生熟甘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  
馭之術而先墮其數中矣是以雖欲微抑此輩而此  
輩之勢日重雖欲兼采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  
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  
爲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  
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隳綱紀日壞邪佞充塞貨  
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閒作災異數見饑饉薦臻羣



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有陛下無所得而  
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其三言揀荒利害如州縣旱傷  
早行檢放從實蠲減勸諭人戶賑糶務得其平納粟  
之人早行推賞所納米數乃減其半乞撥豐儲倉米  
三千餘萬石以備濟糶州縣新舊官物並且住催紹  
興丁身等錢預行蠲放及免米商力勝稅錢量立賞  
格官吏違慢者奏劾昏病者別與差遣仍差選得替  
待闕宮廟持服官員時暫管幹其四言水旱三分以  
上第五等戶免檢並放五分以上第四等戶依此施

行乞行著令及請頒行社倉條約於諸路其五言紹  
興和買乞議革其弊其六言南康嘗乞蠲減屋子租  
稅有司拒以對補吝細鄙狹不達大體其七言白鹿  
書院請賜書額先生所對奏劄凡七其一二皆自書  
以防宣洩又以南康所上封事繕寫成冊用袋重封  
於閣門投進後五劄亦有非一時揀荒之急者當控  
愆不暇給之際而憂深慮遠從容整暇蓋急於揀民  
罄竭忠悃不敢有所隱也先生所居之鄉每歲春秋  
之交豪戶閉糶牟利細民發廩強奪動相賊殺幾至



挺變先生嘗帥鄉人置社倉以賑貸之米價不登人  
得安業至是乞推行之白鹿書院事本不暇及前期  
執政使人諭以且宜勿言先生因念主上未必有鄙  
薄儒生之意而大臣先爲此言不可及對卒言之上  
委曲訪問悉從其請

文集辛丑延和奏劄一

奏劄二

奏劄三

奏劄四

奏劄五

奏劄六

奏劄七

十二月六日視事於西興

行狀先生初拜命卽移書他郡募米商蠲其征及至

客舟之米已輻輳復以入奏荒政數事推廣條上情  
詞懇惻條目詳密曰與僚屬寓公鈞訪民隱至廢寢  
食

奏劄賈祐之不抄劄饑民

奏狀言紹興府兵馬都監賈祐之並無抄劄委是不  
職乞重賜黜責以爲官吏奉行賑濟不虔之戒

詔行社倉法於諸郡

年譜初奏事延和殿請推行崇安社倉法於諸郡十

二月二十四日奉旨頒行



朱子年譜卷之二下

譚瑩玉生覆校

朱子年譜卷之二下

三



